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EJINSHUBAIBU

# 世界禁书百部

裸者与死者  
(上)

远方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裸者与死者

(上)

[美] 诺曼·梅勒 著  
林德遥 译

簇簇的朝蒙大拿的方向拥去。)我恐怕应该给家里写封信吧。也该给洛依丝写封信。

哎，人做什么事都不要回头。

电讯报山山顶的铺道那头，有两个海军少尉搂着两个穿裘皮短大衣的姑娘，在那里嘻嘻哈哈。我应该离开这儿。

他就到唐人街去走走，最后来到一家戏院里看歌舞杂耍。那是星期二的下午，戏院里简直没有多少看客。跳舞女郎跳得松松垮垮、没精打采，滑稽演员插演的小节目蹩脚透顶。大轴戏脱衣舞和全班加演结束以后，灯光亮了，于是叫卖的小贩就来卖巧克力和画报。雷德坐在座位上，闭目养神。这么糟糕的鬼地方！

想想又没有别的事可做，只好再留下来看电影，眼睛在看电影，心里却在想：自己很快就要登船出发了。上了船，飘洋过海，谁知道是吉是凶呢。小时候一切都想不明白，长大以后，却又感到什么东西也不新鲜了。没办法，只好一个劲儿往前闯，再也不回头看了。

电影放完，演出又开始了，他听了会儿音乐，就离座走了。到了愁人的夕阳下，听见里面的乐队还在演奏：

要把那小日本鬼子揍一顿呀，揍一顿。

滚他妈的吧。

## 八

达夫海军上尉在光赤条条的腿上敷好了一层沙子，叹了口气，大声说道：“上帝呀，真要命！”

侯恩问他：“什么真要命？”

达夫把脚趾头扭啊扭的，伸进了沙里。“派到这种地方来

## 滑稽与死滑稽

还不要命？天哪天哪，偏遇上这样的大热天！去年这时候我还  
在华盛顿，今天要是还在华盛顿，怎么能没有宴会举行呢。  
唉，这要命的天气！”

康安扯开了他那张酒徒嗓子，说：“我离开华盛顿也已经  
有一年半光景了。”

谈话到此打住了。侯恩暗暗舒了口气，慢慢地放松了身  
子，舒舒坦坦躺在沙滩上，让后脑靠着地，一任太阳晒着胸  
膛。胸膛马上感到发烫，眼睛闭着好象有无数金光穿透了眼  
睑，刺得视网膜上辣花花的尽是一片红圈圈儿，令人头昏眼  
花。从丛林里不时吹来湿气重重的微风，挟着一股硫磺味儿，  
有如炉门开处，喷出一股气流来一样。

侯恩重又翻身坐起，双手抱着毛茸茸的膝头，眺望着沙  
滩。和他们同来的军官，这会儿有的在游泳，有的找了一棵突  
出在海滩上的倾斜的椰树，借着树荫铺开了毯子在打桥牌。从  
百来码以外一个伸出在海水中的小小的沙滩角上，时而传来卡  
宾枪朝天砰的一响，这刺耳的枪声，是达尔生少校把小石子投  
在空中，在当靶子打。清晨时分海水蓝得如透明的玻璃，眼下  
却已变为浓浓的紫色一片。水面上一派阳光，灿灿如雨夜里  
晶亮的路面。右边，距此约一英里之遥，有一艘孤零零的登陆  
艇刚从停泊在海面的货轮上装好了一船补给物资，正噗噗地在  
向岸边慢慢航行。

这就是星期天的海滩一角。真叫人有点不敢相信。要是再  
添上几顶条纹图案的遮阳大伞，几乎全是妇女儿童，那就同他  
当年盛夏阖家去过的高级海滨浴场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了。当然  
登陆艇最好能换上帆船，达尔生也不能枪打小石子，应该改为  
钓鱼，不过就凭眼前这些，也实在已经够象的了。

##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是的，简直叫人难以相信。大概就是为了免得被人说不象话吧，他们特意躲到了离前线部队基地足有二十五英里远的半岛尽头处来结伴洗这趟海水浴，因为前线部队是不过星期天的，当天上午照样还在执行攻打远役防线的战斗任务。将军的态度实质上就是：去吧，孩子们，愿上帝保佑你们。沿公路派出了部队警戒，这临时浴场附近的小片丛林今天上午也少不了要由驻守海滩的军需部队派兵巡逻，这些部队肯定对他们恨之人骨——当然，按照卡明斯将军的理论，士兵们更强烈的心理应该是见他们害怕。

侯恩觉得，其实本不该来的。不过今天上午指挥部的营地上大部分军官不在，留在那儿也很不好受：将军又该来找我谈话了。对将军，眼下可得躲开点儿才行。再说，在这里他真的过得很满意。热烘烘的太阳晒得人浑身舒畅，紧张的感觉渐渐消散了，真的，他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痛快了。

“做个二十世纪的人，担忧本来无可避免，”将军说过这么句话。

做个二十世纪的人，也要晒晒太阳呢。拿这句话去回敬他，岂不是妙。侯恩捡起个硬沙块，揉了个粉碎。

“噢，说起宴会，有个笑话我倒要讲给大家听，”达夫又开口了。“有一次有个叫费希勒的，在华德门公园饭店请客，我们去参加了。这费希勒是个海军少校，是我哥哥在康奈尔大学时的老同学，人是挺不错的，还认识不少大人物，所以才在华德门公园饭店弄得到房间，总之他就在那里设宴请客，宴会到了中途，他却转悠来转悠去的，给每个客人倒了几滴酒在头发上，说是可以包除头屑。哎呀，真想得出来！”达夫一想起来就忍不住好笑。

## 裸者与死者

“哦，真的？”康安起劲地问。

侯恩盯着达夫直瞅。这个海军后备队的达夫上尉，是康奈尔大学出身，“台·卡·埃”的成员，完全是个笨蛋。他身高六英尺二，体重有一百六十来磅，一头平直的浅黄头发剪得短短的，漂漂亮亮的面孔却是一脸的呆气。看来倒更象个哈佛的运动员，堂堂校队的选手。

康安摸了摸那葱头般的红鼻子，沙哑着嗓子自鸣得意地说：“是这话，我在华盛顿就常常过得非常如意。考德威尔准将和西蒙斯少将，都是我的老相识——你认识他们吗？还有海军里的坦那契少将，我跟他后来非常要好，这坦那契可了不起，是个有本事的军官。”康安一边说，一边端详着自己短裤裤腰下面隆起的大肚子：那清晰的弯弯的线条，好象是一只足气的足球。“有时候我们闹得那才叫欢呢。那个考德威尔只要一谈到女人，劲头就足得了不得。有几次我们的那个乐儿啊，你要听了管保脑后的头发根根发痒。”

“噢，那样的乐儿我们也常找的，”达夫忙不迭地插进来说。“结果弄得我要到华盛顿就不敢把琴恩一块儿给带去，因为那儿的姑娘我相熟的太多了，带她一块儿去万一遇上了旧日相识，那就难办了。论人品琴恩确实是个好姑娘，也是个好妻子，可就是信教做礼拜太虔诚了，这种事情她要知道了肯定会很不高兴的。”

达夫海军上尉是跟侯恩差不多时候派到师里来的，职务是翻译官。他一到师里，就逢人郑重声明自己的级别要相当于陆军中的上尉一级，说是海军中的上尉担负的职责要比陆军中的少校、中校还重，其天真憨直之态令人们都感到惊奇，不，简直把人吓了一跳。在穆托美岛的军官食堂里，他把这话也公然

对军官们说了，人家对他的印象能好到哪里去，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康安有一个星期没有跟他说话。不过前人有两句诗，大致是这样说的吧：同心必相爱，虽疏久自亲。总而言之，如今他们两个已是十分投机了。侯恩记得刚到师里那时候，达夫有一次还对他说过：“说实在的，侯恩，因为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有教养的人，所以我这话相信你能够理解：你知道吗，在陆军军官里似乎总有那么一些比较粗糙的成分。在这一点上海军就要谨慎多了。”由此看来达夫是尽了很大努力的：他现在居然并不嫌弃康安了。

时间长了，他们这一伙相互之间都不再嫌弃了，虽说不再嫌弃，背后的种种闲话还是多起来了。“台·卡·埃”的那套作风，他们骨子里都有。连康安跟他侯恩也言归于好了。两人彼此固然都很反感，可是要把前嫌丢在脑后也很方便。吵架后过了一个星期，一天在二处的帐篷里，侯恩正好从康安面前走过，康安很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说：“看样子今天要比昨天凉快点。”

“是啊，”侯恩当时也应了一声。

“我今天有太多事情忙，巴不得天气能凉快点，”康安又加上了这么一句。从此两人一见而，总忘不了要相互一点头。今天在海滩上本来也是他跟达夫在说话，康安是自己主动靠近的。

这时候康安又说了：“是啊，我们参加过的宴会可多了。你刚才说起那个滴酒治头屑的笑话，那人叫什么名字，是叫费希勒吧，不知道他跟费希勒海军准将是不是一家？”

“倒没听说过。”

“费希勒海军准将可是我的好朋友。谈到宴会，有一个宴

## 乐与死

会我是怎么也忘不了的：一次考德威尔弄来了一个女人，可怪了，她硬是上下两头都能喝酒。”

“哎呀，那不要把她给烫死吗，”达夫惊呼起来。

“她才烫不死呢。她就有这样的拿手本领。考德威尔连肚皮都差点儿笑破。这个考德威尔，真会找乐儿。”

达夫显然听得呆若木鸡。“这样的事我可是第一次听说。天哪，光天化日的，不难听吗，随军神甫这会儿说不定正在做祷告呢。”

“也是，星期天说这些确实是不大应该，”康安说，“可这里都是男人，怕什么。”他点上了一支烟，随手把火柴往沙子里一插。达尔生的卡宾枪又砰地响了，几个军官在浅水里打水仗，传来了几声嚷嚷。康安又接着说了：“我对宴会倒作过一番研究，我发现宴会要开得热闹有趣，只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酒要备足，二是总得有几个大方的娘们。要热情、大方、老练。”

侯恩把眼睛眯成一条缝，顺着沙滩望去。宴会，似乎可以划分四个种类。一类是报纸上社交栏的报道对象，与会者都是参议员、有影响的众议员、大企业家、军界要人、外国的显贵人物，连他的父亲也曾经去参加过一回，那个滋味自然很不好受。不过参加这种宴会本来就是并不好受的。那是发展到了烂熟程度的一种工业资本主义文化，那种种社交的礼数、权位的交易、字斟句酌的寒暄，跟愉快的心情毫无共同之处。不用说，结果是弄得谁见了谁都讨厌，因为，想来做点生意的，在这种场合之下根本没法儿做，带着厚礼想来夤缘攀附的，看到有权有势的人竟是如此拙于应对，心里充满鄙夷。

第二类可以称之为旅馆宴会，与会者则是校一级的军官及



其引为同类的次一级军界要人（大可名之为美国军团的“华盛顿特分团”），还有在印第安纳开设工厂、经营得相当得意的小企业家中的佼佼者，另外也少不了“应召女郎”。这种宴会刚开场的时候总是气氛低沉，直要喝到酒酣耳热，这才闹了个淋漓尽致，一个个饱了饥馋，遍体舒畅，新得了不少颇足解闷的话题，回华盛顿或印第安纳的办公室去。有时假如众议员可请，如果所请的客人平易近人，通常也总能不致虚邀。要是酒醉饭饱之后出现了一两个热烈拥抱的场面，要是有人动了感情，一再表示大家太好了，实在太好了，要是耳边有个“应召女郎”的声音在直嚷“快放手，亲爱的，快放手”，那么宴会就算是尽善尽美了。他的父亲虽然从来不提，也曾参加此种宴会，是不会有疑问的。

第三类就是他自己的朋友所办的宴会：一个劲儿文文静静喝酒，基本上没有什么欢乐可言。这里集中了美国的大学知识分子，可不是那种病态的知识分子，他们心地好，有礼貌，说起话来声音清朗而有理性，个个都有颗机敏的头脑，空有寂寞的才情和可怜的清廉。他们如今都在政府里工作了，也有的佩上了“杠杠”，在做保密工作。他们总要谈起一个为执行战略情报局的任务而牺牲了的罗杰，要不就一起来分析政局，有时充满了乐观，有时却又忧心忡忡，反正他们也都无能为力，凭着一股固有的傲气，他们始终抱定了超然物外的态度。宴会上有时妙语如珠，言语尖利，而所论却总不免是些皮毛，有时他们又都有才思枯竭、束手无策之苦，因为他们的头脑是理性的，丧失了情感的附着，对自己永远也无法亲身体验的种种欲望和罪恶只能凭主观去冥思苦想。仿佛威廉·布莱克笔下纯洁的灰翅膀天使，绕着粪堆在打转。

## 传奇与死奇

还有第四类，就是达夫的那种宴会。当然这种宴会也往往可以见之于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纽约等地。这种宴会，与会者大可称之为美国军团“华盛顿特分团”的青年预备队。不过情况决不是这样简单，不能一眼就把事情都看扁了。如果戴上特殊的眼镜，用一种特殊的眼光来看，能够看出这种宴会往往蒙着一层奇幻、凄凉的色彩，筵席上并没有张灯结彩，而是笼罩着一派列车的声影，列车把他们都送到了这里，可他们总有一天又要踏上回声荡漾的宏大车站，奔赴远方。宴会上一概都是年青人：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海军少尉，穿裘皮短大衣的漂亮姑娘；此外总还有一两位政府部长，当然还少不了卖笑姑娘（找个卖笑姑娘那是大学生联谊会时代的宴会遗风，在大学生联谊会里的时候隐隐然有个风气，一直觉得下等女人从来不会拒绝，要找个女人快活快活的话永远可以去找卖笑姑娘）。这些年青人心里都很明白，自己不久就要抱着那种十足虚假的英国好汉式的态度悄悄地、伤感地死去。这是书上写的，虽然书他们并没有看过；电影里也是这么讲的，他们后悔这样的电影真不该看；何况他们还看到了母亲的眼泪，听到了简直不敢相信的惊人消息，知道有不少同事到了海外的确就死了。这种想法，来头很古怪。他们每天驾驶飞机起飞降落，平时住在机场周围荒漠般的宁静的军营里，生活是那样平凡刻板，跟这充满传奇色彩的即将赴死的预感实在谈不上有一点联系。然而他们发现：死期不远的预感，已经成了他们身上的一道灵符。他们这灵符真是法力无边，你只要跟他们在一起，心里自然而然就会对此毫不怀疑。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干出事来也无奇不有，他们不但在头发上洒酒，有时还把床垫点上火，或者从有身份的工商家头上偷偷把帽子抢走。各类宴会之

中恐怕要以这一类宴会最来劲，遗憾的是他要是也参加，年纪已经嫌太大了。

“……嘿嘿，你猜怎么着？敢情那女人长着一肚皮的毛呢。”康安的一段故事讲完了。

达夫哈哈大笑。“我做过的事情，要是叫琴恩知道了也真不晓得会怎么样呢。”

听完他们的谈话，侯恩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心。可是心里又想：自己也快成假正经了。这反感，实在没有意义。他慢慢伸开了手脚，身子渐渐靠到了地上，可是肚子里只觉得肌肉紧绷绷的。刚才有一阵子他真恨不得一手揪住康安，一手揪住达夫，把两颗脑袋按在一块儿使劲碰撞。是的，他承认自己一向脾气粗暴。可是近来他却几次三番这样忍不住想发作，一次在军官食堂，一次想揍将军，今天是第三次了。毛病，就在于自己个子太大。他抬了下头，望了望自己这副魁梧的身材，捻了捻那早已是圆滚滚的肚子。毛茸茸的胸膛，皮肉早已泛白。再过五年，最多不超过十年，女人就不会再要他了，他想解解寂寞大概也只能花钱去买了。个子高大的人，身体总是一垮就垮的。

想到这里侯恩耸了耸肩膀。这么说他将来也会落得跟康安一个样儿了，唉，真是活见鬼！花了钱去买乐儿，还津津乐道呢。不过比起来这也许是自在的，万一真要是有人看中了他的什么，而实际上他倒并不是那么个人，或者他根本就不愿意，那时要摆脱纠缠可就麻烦得多了。

“她两眼瞅了瞅，说：‘少校，’——我当时还是个少校——‘下一步怎么办啊？看白是白，银是银，金是金，要盖国旗都盖得哩。’”康安说完大笑起来，一口痰吐在沙子上。

## 旅行与死

他们干吗不多说两句呢？侯恩一翻身，脸朝下趴在地上，太阳晒得他浑身暖烘烘的，直透到心里。看这情形，他自己只怕也快要按捺不住了，听说一两百英里以外的邻岛上才会有土著妇女，留在这里可怎么排遣得开呢。

“嗨，”他乍猛地对康安和达夫说，“你们又没法儿搬个妓院进来，女人的事就少说两句，好不好？”

“听得酸溜溜了，是不是？”康安笑咪咪问。

“唉，太糟糕了！”侯恩也学着达夫的口吻说。他点上了一支烟，抖了抖背包，把里边的沙子给倒出来。

达夫对他瞅瞅，就换了个话题说：“我说，侯恩啊，前些时我老是在那里考虑，你的父亲好象是叫威廉吧？”

“是啊。”

“大约二十五年前吧，我们学校里有个人威廉·侯恩，是个‘台·卡·埃’，难道是他吗？”

侯恩摇了摇头。“哪儿能呢，我爸爸没上过一天学，他拿起笔来惟一的本事就是签支票。”

这话逗得大家都笑了。康安说：“等一等，比尔·侯恩，比尔·侯恩，对了，我认识的！在中西部开了几家工厂的，印第安纳、伊利诺斯、明尼苏达，都有他的厂子，对不对？”

“对。”

“说的对极了，”康安说，“是比尔·侯恩。想起来了，你跟他长得真一模一样。三七年我离开了部队，给几家公司筹集股本，就在那时我遇见了他。我们相处得很好。”

很可能。他爸爸很可能把那一头直翘翘的黑发往后一甩，伸出一只肥实多汗的手来拍拍康安的背。他仿佛还能听见爸爸那闷雷似的嗓音在说：“才没那事呢，老兄！你要么把你

的底牌索性都摊出来，咱们把话放在桌子上讲明白，要么你就干脆承认自己那一套全是要滑头”——然后眼神一转，拿出迷汤来灌了——“不过不管这话怎么说，眼前你我可是喝酒第一，来来来，我们还是一起来喝个一醉方休。”可是，不对，康安不大象是那号人，康安在说谎。

“个把月以前我还在报上见过他的照片。我那里经常可以看到十来种报纸。从照片上看得出你的父亲眼下是有点发福了。”

“大概只能算是勉强保本吧。”他爸爸这三年来分明一直身体不好，体重已经快要降到“身長体重对照表”上的常人水平了。可见康安并不认识他爸爸。绝对不会认识！三七年康安连个正牌的上士都还没当上呢。就算他是个二等上士吧，哪有个区区的二等上士离开了部队就能去集资开公司的？侯恩一下子全明白了：康安说他在华盛顿跟考德威尔、西蒙斯两位将军一起玩妓女，那都是吹牛。是了，可能他以前碰巧跟他们在一起喝过酒，更可能他战前就在他们手下当士官，可是不管怎么说，耍这样的花招总未免可悲，叫人有点恶心的吧。康安，敢情就是这么个大滑头！此刻这大滑头正挺着个大肚子，鼓出了青筋毕露的红葱头鼻子，拿一对眼皮搭拉的水汪汪的眼睛瞅着他，神气还挺诚恳哩。比尔·侯恩他一定会认识的！打死他他也认识，打死他他也相信自己不会记错了人。

“那我拜托你，你以后再见到比尔·侯恩，就请告诉他你碰到过我了，要不写信告诉他也行。”

康安在部队里前后待了二十年，那脑袋瓜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特别是近五年来，当了军官，有了今天这样的特权，他又是怎么想的呢？

## 荣誉与死者

砰！达尔文的卡宾枪又响了。

“我一定告诉他。回头你也何妨去看看他：见到你他一定兴奋异常的。”

“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去。我也很想再见到他。令尊是最喜欢朋友的。”

“是啊。”侯恩暗暗觉得好笑，不过最后还是没笑出来，要不他真想说：他也许还可以赏你个看守大门的差使呢。

他把话咽了下去，站起身来，说：“我去水里泡泡。”他一口气直冲到海滩边，一下就跳进海里，钻在水下，晒得发烫的肌肤泡进冷冷海水觉得愉快极了，先前的一切兴奋、一切讨厌、一切劳累，都给冲了个精光。一会儿才探起头来，乐呵呵地喷出了一口水，挥臂划起水来。海滩上的军官还是有的在沐日光浴，有的在打桥牌，也有的在聊天。有两个拿着只球在对扔。越过海面远远的眺望，那一片丛林似乎倒也挺美。遥远的天外，炮声隐隐可闻。侯恩又一个猛子扎下去，半晌才慢慢浮出水面。记得将军有一次曾经说过一句话，自以为相当精警，当时还挺得意的。他说：“正因为一些人的堕落，所以这军队才没有垮掉啊。”难道这是指康安？回味起来将军当时决不是指的康安，不过康安还是这种风气的产物。对，连他侯恩也是这种风气的产物。堕落，可不就是知善而不为么？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卡明斯将军自己，他算是属于哪一类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反正他对将军要尽量躲远点儿。将军既然不来打搅他，他也就来个互不相扰。他在浅水里站直了身子，摇了摇头，让灌进耳朵的水流出来。游得痛快，太痛快了！这才叫妙哪。他钻到水里，翻了个筋斗，然后不紧不慢地划着海水，沿着海岸一路游去。康安大概还在那里嚼舌头哩，

##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他不把这番神话说得天花乱坠，怎么当得象一个大人物呢！

“若吕呀，乌马雷鲁是什么意思？”达夫问道。

若吕中尉伸出了细长的腿子，扭动着脚趾，想了想。“哦，那该是‘出生’的意思吧。”

达夫眯起了眼睛，望着海滩，眼睛盯着侯恩游泳的身影看了半晌。“啊，对了，乌马雷鲁是出生。乌马希·马施，乌马希育。基本的动词词形是这样的吧？我想起来了。”他扭过头去对康安说：“我要没有若吕的话，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要命的日本话，不是日本人谁弄得清呵。”说完拍拍若吕的背，又补上一句：“喂，汤姆，我说的不错吧？”

若吕缓缓地点了一下头。他是个矮瘦个子，沉静的脸色十分敏感，眼睛却总是少点神采，稀疏的八字胡子修得整整齐齐。尽管达夫紧接着又是一句：“若吕老兄真不简单，”若吕仍旧看着自己的腿发呆。个把星期以前，他在无意中曾经听到达夫对一个军官亲口说过：“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日裔翻译官其实也都是名过其实。比如我们组里的工作，还不都是我做的？当然，我是组长，多做点工作也是应该的，可若吕这个人实在不顶什么用。他翻译的东西，我不给他改一改都不行了。”

此刻达夫正用带来的毛巾在那肋骨毕露的胸脯上揉啊搓的。“热辣辣的晒出一身汗来可真舒服，”他自言自语叽咕了这么一声，又转过脸来对若吕说：“这个字按说我应该认识——我是从那个日本少佐的日记上看到的啦。你知道，我们打死了一个日本少佐，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本日记——那倒是一份怪有趣的材料，你有没有见过？”

“还没有。”

“啊，有意思，有意思！倒不是因为里面有什么军事情报，

## 探者与死猪

而是那家伙神经大有问题。日本人都是很怪的，若吕。”

“生来愚昧嘛，”若吕生气地说。

康安冒冒失失插嘴进来：“你这话说得有理，若吕。你知道，我三三年到过日本，我看那里的人愚昧极了。一点点的小事都学也学不会。”

“唷，我倒不知道你还到过日本哩，中校，”达夫说。“那你会说点日本话吗？”

“我才不去学那劳什子呢。我讨厌日本人，不想跟他们打交道。我就知道跟他们免不了要开战。”

“真的？”达夫用手掌把沙子拢成了一个小沙堆。“这么说你的所见所闻肯定有意义。若吕，你在日本的时候知道不知道日本人准备要打仗？”

“我不知道，那时我还小，不过是个孩子。”若吕点上了一支烟。“我从来没有感觉到。”

“是啊，那是因为你跟他们是同族，”康安直冲着他说道。

砰！达尔生的卡宾枪又是一响。

“也许是吧，”若吕说着，诚惶诚恐地喷出了一口烟。在海滩的转弯处看得见有个士兵在巡逻，他急忙垂下头，眼睛望着膝头，生怕叫那士兵看见。他实在不应该来。那班美国大兵要是知道自己执勤保卫的军官里头还有一名日本人，肯定不会高兴的。

康安带着沉思的神气，弹了弹自己的大肚子。“好热的天，我要去游会儿水了。”

达夫说：“我也去。”他爬起身来，抹了抹手臂上的沙子，分明是蹒跚了一下，才问：“一块儿去吗，若吕？”

“不了，谢谢，看来我过一会再去吧。”若吕就看着他们走



##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开了。他心想：达夫此人好怪——这种人，倒是很有些代表性的。这家伙看见他在海滩上散步，迫不及待地把他叫了过来，问的却是“乌马雷鲁什么意思”这样一个鸡毛蒜皮的问题，问完了也不知道应当对他讲一点起码的礼貌。若吕老是这样让人当作了希罕物儿，他当得实在有点腻了。

终于都不再烦他了，他稍稍松了口气，就伸开了手脚，躺在沙滩上。他盯着丛林瞅了好半天，林子里三、四十码以内还看得清楚，再往里可就是浓浓密密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了。视觉上的效果也是可以制造的，就象在画布上，黑苍苍的背景就可以点染出丛林的模样，不过这种技巧极难掌握。他两年没有拿起画笔了，现在画起来就肯定画不象。他当时恐怕真应该同父母一起留在“安置营”里。要是留下的话，这会儿至少还画得了画儿。

太阳火辣辣的晒着背，亮闪闪的沙子一片耀眼，若吕只觉得心头无比沉重。达夫提到石丸的日记，说什么来着？“怪有趣的材料。”难道达夫看了这本日记真的感动了？若吕耸耸肩膀。对达夫那样的美国人他根本不理解，正如他永远也理解不了日本人一样。他现在就落得上不及天，下不着地。不过话说回来，他在伯克利念大四的时候，画的画本来已经相当受人注意了，不少美国同学对他也不错。可惜战火一起，一切都灰飞烟灭了。

大日本皇军步兵少佐石丸某某。日记上的署名尽管这样堂而皇之，结果还是落个湮没无闻。

“你看过没有，若吕？”记得达夫刚才是这样说的。

若吕瞅着沙地，暗暗好笑。他私下里早把日记译出来了，在胸前的口袋里藏着呢。可怜的石丸——也不知他是何许人！